

百年红色史·平民英雄诗



守望初心

余 艳◎著

唯一与苍穹比阔的是精神。

任何民族都需要自己的英雄，真正的英雄具有那种深刻的悲剧意味：播种，但不参与收获，这就是民族脊梁。

《守望初心》书写了民族脊梁中的平民英雄，值得一读。

——《苦难辉煌》作者金一南将军倾情推荐

中国出版集团
中译出版社

守望初心

余艳 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中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守望初心/余艳著. —北京: 中译出版社, 2017.12 (2018.3重印)
ISBN 978-7-5001-5491-4

I. ①守… II. ①余… III. ①报告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310110号

出版发行/中译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甲4号物华大厦6层

电 话/(010) 68005858, 68358224 (编辑部)

邮 编/100044

传 真/(010) 68357870

电子邮箱/book@ctph.com.cn

网 址/http://www.ctph.com.cn

总 策 划/张高里

责任编辑/范 伟

封面设计/潘 峰

排 版/北京竹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印 刷/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经 销/新华书店

规 格/710mm×1000mm 1/16

印 张/22

字 数/360千字

版 次/2017年12月第一版

印 次/2018年3月第二次

ISBN 978-7-5001-5491-4 定价: 46.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 译 出 版 社

信仰高于生命，血肉铸就史诗

——向英雄致敬

初心寻找初心，脚步丈量真实

——向人民交卷

| 目录 |



CONTENTS

书 引——回 家

1

第一章 觉 醒

9

高山高岭起红云，湘鄂川黔蛟龙腾；

龙头就是共产党，龙身就是贺龙军。

——桑植民歌《蛟龙腾》

第1节 红军是我们的观音菩萨

第2节 特批——侯家全部出征

第3节 战利品小棕马一并出征

第二章 抗 争

25

吆喝一声如炸雷，虎穴龙潭也敢踏。

女儿生在三光下，身死二字何惧它。

——桑植民歌《身死二字何惧它》

第1节 血色军旗，护夫君永远回家

第2节 身怀六甲，兜回碎尸丈夫

第3节 谁能医治母亲的创伤

三尺裹脚用手来扯断，把封建枷锁打得稀巴烂。

快穿上文明鞋，走上革命路，争平等争自由，大步向前！

——桑植民歌《女儿歌》

第1节 两船女儿兵两河口蒙难

第2节 干田坝的旗子和鲜血

第3节 “大家熊”香火不能灭

五更里呀想贺英，艰难岁月里，你闯山救红军。

烈火见真金，丰功伟绩万古青。

——桑植民歌《五更里》

第1节 一更里，你保卫我穷人

第2节 二更里，你带我们建政权

第3节 三更里，你建军费尽心

第4节 四更里，你单枪匹马会神兵

第5节 五更里，你闯山救红军

要当红军不怕杀，哪怕挖眼又扳牙，

树树儿砍了桩桩儿在，冬去春来又发芽。

——桑植民歌《要当红军不怕杀》

第1节 女兵，爱和痛的交织

第2节 花季，在苦难中绽放

第3节 女儿队员李桂香的爱情

马桑树儿搭灯台，写封书信与姐带，
郎去当兵姐在家……你一年不来我一年等，
你两年不来我两年挨，钥匙不到锁不开。

——桑植民歌《马桑树儿搭灯台》

第1节 改名曲，旋律演绎爱情

第2节 《门口挂盏灯》，民心照亮征程

第3节 传承百年的歌——《太阳图》

大脚板、脚板大，大脚板的女人苦娃娃。苦娃娃，离了家，
生儿育女开了花。不怨天，不怨命，大脚板的女人走天下。

——桑植民歌《大脚板》

第1节 雪山，为湘女让路

第2节 一个人的无悔长征

第3节 向北，追赶那面旗

太阳落坡四山黄，犀牛望月姐望郎；
四山彩云放红光，犀牛望月姐望红军早回乡。

——桑植民歌《盼红军》

第1节 永不分离的夫妻团圆

第2节 那些化作命运的往事

第3节 穿着草鞋进京找贺龙

第4节 活着的水——红军酒

花碗打水连底清，郎去当兵姐安心。

郎是擂钵千条路，姐是辣子一条心。

——桑植民歌《红红辣子一条心》

第1节 回家，画不出一个圆

第2节 那段毁了的遥远的爱

第3节 她们连名字都没留下

一天吃上半斤辣，百病不沾人中霸；

一年吃下半山辣，走遍天下都不怕。

——桑植民歌《一天吃上半斤辣》

第1节 一辣叫你辣翻天

第2节 我们娘俩，与红军死作一处

第3节 寡妇抱团力量大

一根红腰带，降妖除魔怪，你亲手为我扎起来，转身就离开。

求求红腰带，也把夫关爱，避开刀枪和子弹，把夫带回来。

——桑植民歌《红腰带》

第1节 夕阳下的望夫石

第2节 张幺姑，在时代的十字路口转身

第3节 红腰带上的两个女人

辣妹子辣，辣妹子从小不怕辣，辣妹子天生怕不辣；

辣妹子辣，辣妹子说话泼辣辣，辣妹子待人热辣辣……

——桑植民歌《辣妹子辣》

第1节 锁在，让岁月老

第2节 红嫂良艮，二十年只念一个“活”

第3节 金山银山——包谷山

第十三章 鱼 水

299

听说红军要进村，山寨人民好欢心；

急忙擦掉眼中泪，烧茶安铺迎红军。

——桑植民歌《烧茶安铺迎红军》

第1节 打了胜仗才回家

第2节 群 英

第3节 永不褪色的人物和村庄

尾 声——传奇揭秘，血肉相连党和人民

319

代后记——湘西，我为什么出发

328

书 引——

回 家

1973年9月13日的湘西大庸，城北半山腰上一座普通民房，细雨后清新安宁，绿树掩映更显幽静。

84岁的老红军殷成福躺在床上，气喘吁吁却异常清醒。她望着一大屋子的儿孙，似乎知道，走过万水千山的长征，她挺过来了，此时却将魂归异处。儿孙们也知道，哼了一个月红歌的老人，到不哼的时候，是该最后交代了。

“仗咋个还没打完呢？我那俩女娃哦，该回来了。”顺了好大一口气，老人再说，“要不，是我要见她们了？”殷成福把大儿子侯清芝叫到床前，音不高却异常清晰：“这段时间，我越来越觉得，我那大孙子他还活着！在藏人那里，他眼巴巴地望啊盼啊，几十年了，一个孩子盼成了老人。就盼他的父亲、亲人去接他，接他回家。”

也是老红军，枪林弹雨都不眨眼的汉子侯清芝，此时，双手捂脸，泪水顺着指缝流，一家的子孙也都泪水涟涟守候着老人。

“清芝，你要接着找，孙儿们也要找。他是……是侯家的骨血，是红军的血脉。要是找到了，把他带到我坟前来。”

到了1987年。

元旦刚过的一个有月亮的晚上，侯清芝直挺着腰坐在儿子房间，郑重其事地说：“德永啊！记得奶奶去世时那双期盼的眼睛吧？雪山、草地留下了侯家的骨肉亲人，要团圆啊。有一天有了你那哥哥或姐姐的消息，你一定要去找。你要告诉他，爸爸生前一直找他们母子，只是没有找到。”

一个月后，侯清芝突发脑溢血。病榻上，戎马半生的红军老战士生命烛光即将熄灭，可他居然跟他的母亲殷成福一样，那企盼的眼神，望着窗外的夕阳，痴痴地不能瞑目。时而吃力地抬手指西北方向，时而断断续续嚅动嘴唇，却说不出话。最后，那双眼睛追着大儿子侯德永，直直地看着，两颗老泪挂在眼角，久久不坠。等到儿子俯下身对着他耳旁说：“爸爸，你放心吧，你交代的事我记住了。”

侯清芝这才落下最后一口气。但那双眼睛，始终没有闭上……

又过了17年，到2004年的一天。

中央电视台播出个节目，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红原县瓦切乡，一个藏名叫罗尔伍、汉名叫侯德明的流散老红军在寻找他湖南大庸的亲人……

在殷成福家，一下如平湖上从天而降巨大而沉重的石头，侯家三代人的守候、等待、思念、盼望，全在这消息来临时，集成狂飙巨浪。而后，朝红原——他们心中的圣地——涌去。

赴四川红原的八人寻亲团，分坐在一辆商务车、两辆三菱越野车上。76岁的侯宗元（九幺儿），这个亲历长征唯一活着的侯家人，亲自挂帅寻亲团，出征。从大庸出发，经龙山、来凤、咸丰、黔江、彭水、武隆等地，再经成都、都江堰、理县，最后到红原，共经四省二十多个县市。其中大多路段是当年红军走过的，一家人来了个重走长征路。

一直与侯家联络的罗尔伍的儿媳、在红原县电视台工作的阿尔基，接到寻亲团时就讲述，念了几十年亲人的公公，不会汉话，更不懂汉文。直到她过门后，才发出寻亲启事。

离红原县城四十多公里一栋红瓦青砖的房院前，一行人见到了早在屋

前迎候的罗尔伍。他身穿藏服，手捧哈达，满脸慈祥，笑吟吟地站在门口等着，两个小孙女跳起欢快的藏族迎宾舞。

让人始料不及的是，阿尔基还没开口翻译，老人突然清晰地念叨出“湖南”“大庸”“侯德明”。阿尔基说，那是儿时收养他的喇嘛教他的七个字，他从一个孩子念到一个老人，整整念了七十年！

罗尔伍，也就是侯德明的神秘身世，在阿尔基的翻译下，一层层被揭开：

我从小就没见过父母。我是跟寺庙里的罗巴喇嘛长大的。我母亲把我生下后不久，就和姑姑走了。谁也不知道她们去了哪里。母亲走的时候对罗巴喇嘛说，她和姑姑都是红军。罗巴喇嘛要母亲给我取个名字。母亲说，孩子的父亲姓侯，德字辈，就叫他侯德明吧。

罗巴喇嘛告诉我，母亲和姑姑，还有其他几位女红军，当初都是土匪抢来的。土匪把她们带到一个湖边，喊来几位有钱人向他们出卖。从那里过路的罗巴喇嘛看母亲怀有身孕，便出钱买下了母亲。母亲在寺庙里生下了我……

阿妈临走时说，假如，她们今后不能回来接我，只要来人是庸人，一定是我的亲人……

说到这，侯德明起身从一个旧木箱底下翻出一个小布包，放在手心里一层层打开。一屋人齐刷刷的眼神盯过去。出现的是一个孩子的颈下兜，最显眼的是那颗红五星，依然保持着历久的鲜亮。

“德明啊……我的侄……” 78 岁的侯宗元顷刻间泪如泉涌，他奔上前一把握住这位“藏族老人”，哽咽着，好一会儿才说出一句话，“总算……总算找到了哇……”

他接过红星兜兜，记忆穿越七十年的时光隧道，遥远的回声清晰传来——

“妈，给这上面再贴个红五星……”

“好，我们全家都当红军，等你那小侄侄戴上它，也成小小红军了。”

“来，试试，好看不？”

“我才不戴，我都是红军了！”

当年说“我都是红军了”的侯宗元，此时泣不成声。他颤抖的双手捧着七十年前的见证，也捧着一串串掉落的泪滴。此时，小房间里早已哭声一片。一段不凡与传奇，和着古老的湘西民俗，再民谣般优美地飘来母亲殷成福当年的声音：

小孩儿戴上这个，就像拴牛样地被拴住了，不会轻易丢失。即使走失，也能自己找回家……

2005年4月20日，春暖花开的时节。

从四川红原出发的几辆小汽车和一辆双排座客车在高原的公路上疾驰，大家护着一颗归乡的心一路向南。这是从张家界前来接侯德明回乡的接亲团和红原县护送他归乡的车队。

侯德明终于踏上了回湖南大庸的故乡之旅，他的心情抑郁而又沉重。

其实阿妈从一开始就相信姑姑一定会来找她。姑姑被卖到什么地方，她不知道，也找不到。但姑姑能找到她，会来寺庙找她。

阿妈生下我，就成活佛家的人。一边哺乳，一边外出放牧。听原来的老人说，她学会了挤牛奶、打酥油、煮奶茶，藏语也讲得十分流利。我长到一岁多，姑姑找来了。阿妈和姑姑是在我睡着以后悄悄走的，她们身着藏服到很远很远的北方，找红军找亲人去了。临走时，一张纸条把我托付给活佛的家人……

我小时候一直给土司家放羊，光身子穿着羊皮藏袍，腰里别一根打狗铁棒，赤脚在草地上奔来跑去。长大成人后，土司见我忠厚老实，手脚勤快，会理财管家过日子，就招我为上门女婿。婚后，我们生有两儿两女……六十年过去了，盼星星盼月亮盼阿妈和姑姑能回来，到我满头白发，也没有一点儿消息。



| 侯宗元（左）、侯德明（右）叔侄俩七十年后相聚大庸

但我记住了罗巴喇嘛一再嘱咐我的：“你要把自己身世记住。记住了，它就会像血一样流在你的身上，今后不管走到哪里，你都不会忘记来路和归途。”

可是，阿妈和姑姑到底去了哪里？

瓦切乡、红原，寻亲团一路向南。走在这条母亲和姑姑，还有奶奶殷成福当年一个人穿越茫茫草地、一路乞讨追赶部队的路上，侯德明尽管身体不适，但两眼一直望着窗外。突然，老人一声喊，阿尔基翻译：“停车！”

这是查子梁子山垭口。“如果从红原出来一直往北，这里是阿妈、姑姑和奶奶当年找队伍的必经之路。转经，再带她们回家！”

“对，我们祭奠，带她们回家。”众亲人在同一个点上有了心灵感应。是啊，一路上，茫茫高原一晃而过的每一垄土丘，都感觉像姑嫂俩最后的栖居地；一路上，大家越发深深怀念我们湖湘的好儿女，他们魂留异乡，我们得招他们回家。

再看这地势险要的查子梁子山垭口——

它是长江黄河支流分水岭，海拔4800多米，远眺的河流一分为二，南北分流，向南流入长江，向北进入黄河。它是进入方圆数百公里茫茫草原的最后一个山岭门户。

附近不远有一大峡谷，一侧雪山巍峨、银装素裹，宛若仙女披上洁白的羽衣；另一侧则灌木葱茏、百花溢香、生机盎然。纯净的雪山冰川融化成一条清澈的谷间山溪——这么美的地方，谁会想到，雪崩和山洪能随时发生！

修川藏铁路的这一段，气候恶劣、地质条件差、施工难度大。冬春季节气温很低，寒风凛冽，七八月份天气才稍微转暖。眼看美丽的云彩飘过来，却不是雨雪就是冰雹！

七十多年前，两个湘妹子也许就在这里，带着她们的初心和梦想，握着一份执着，再带上本能的辣劲，义无反顾、勇往直前。雪崩山洪中，她们化作一缕香魂；雨雪冰雹间，她们还在遥望着队伍……

车停下、人肃穆。没有坟可跪拜，酹者、拜者、哭者皆是。跪着，自然伸手为“墓”除草添土；合掌，权当亲人就在膝前。纸钱燃膝头，一刀刀纸幻化了，祭奠亲人的在天之灵；一串串泪水洒下了，那是告慰两位亲人——从此，不再做大漠荒原的孤魂。

“阿妈，姑姑，我们接你俩——回家！”侯德明老人手摇转经筒，嘴里像对亲人念念有词：

这些年，我的年岁一天天大了，对家乡对亲人的思念一天更比一天强烈……我虽成了地道的藏民，但我时刻都记着，我是大庸人。我身上什么都可以改变，但流着的血不会改变！

突然，一阵风卷乌云，下雨了——老天垂泪啊。再极目远望，大雨欲来，查子梁子山垭口的深处，留下的何止是侯家的亲人？

那些喋血黄沙的湘妹子、铮铮铁骨的好男儿，他们远离三湘四水，忠骨却留在四野八方。他们或深陷沼泽，眼望天空；或冲锋陷阵，血染荒原。原野之上，有他们山一般不死的精神；雪峰之间，更多的英魂却思念故乡。眼望家乡和父母妻儿，他们睁着永远无法闭上的思念之眸，成为大漠雪山上缕缕无名忠魂。

此时，仿佛就要风吼雨啸，抑或马上就山崩地裂！喊魂、招魂，湖湘的好儿女们，我们来了，祈愿天堂在上，我们导引忠魂；祈愿再不孤独，灵魂安宁一路回家。

跪着的，站起了；站起的，整队了。侯家的两排亲人，将最后的几沓香纸化作串串黑红蝴蝶飞向旷野，招呼着浩浩荡荡站起的一地英雄！一句句泣血扼腕的呼唤，集合山口凛冽的嘶鸣；一句句揪心扯肺的呐喊，汇聚成峡谷的虎啸狼嚎。一起啊，化作雷霆万钧的招魂和声——

“回家啦，回来哟……”

“回来哟，回家啦……”



| 侯清芝回忆录部分手稿